

查某囡仔

每天乘坐著爸爸的車，上學，放學，日復一日。穿梭在櫛比鱗次的高樓間，車水馬龍的道路上、整齊排列的行道樹中，我習慣這樣的城市生活。

某個暑假，突然被放逐於鄉下。父母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我和哥哥必須暫時寄居在爸爸鄉下的老家，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。這個位於雲林縣靠海邊的小村莊，天際線那頭幾座巨大的白色煙囪，轟隆隆的排放著滾滾煙塵，天空因為六輕工業區長期排放的廢氣，永遠顯得灰濛濛，剛收成的落花生田光禿禿的更顯寂寥，一片一片的荒蕪，無止境的延伸到海平面。在這個窮鄉僻壤間沒有網路，年輕人都到城市裡工作了，留下來的老人們不會用也不需要網路，然而身為重度網路使用者的我，來到這裡的第一天，早已被煩躁不安的情緒給吞噬了。

於是開始鬧起身為都市小孩的脾氣來，我拒絕用這裡的碗筷，不習慣沒有乾濕分離的浴室，嫌棄沒有溫暖便坐的馬桶，討厭那床隱隱散發著樟腦味的被單。不和家人一起圍著小桌子吃飯，總是一個人躲到神明廳後面的小空間發呆。暑假作業一直保持著剛發下時的風貌，偶爾翻翻幾本爸爸小時後留下來的泛黃漫畫書打發時間，也鮮少和爺爺奶奶面對面交談。

爺爺奶奶重男輕女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，與其說是爺爺奶奶，不如說是整個鄰里間都充滿這種過時的老思想。鄰里長輩總是不記得我的名字，他們永遠都喚我「查某囡仔」，爺爺奶奶也老是把：「查某囡仔早晚要嫁人」掛嘴邊。我總是抱怨他們的偏心，他們會拿田裡的甘蔗讓哥哥品嚐，飯菜多為他盛一點，會提醒他衣服記得穿暖。隨著我一次次的無理取鬧，他們不再叫我下樓吃飯。我說服自己不在意，嘴裡卻次次嚐到酸澀的滋味。

在鄉下的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也結交了幾個街坊鄰居小孩。他們陪著我到處玩耍，因為年紀稍長他們一些，順理成章的當上了孩子王，幻想著這群鄉下野孩子，會以崇拜的眼神看待我這個來自城市的「大姊頭」。

我們一起爬到籬笆裡追逐老母雞，在田埂間嘻笑玩鬧，一下又翻滾到菜園偷拔幾根四季豆，抓起一隻隻菜蟲互相投擲，弄得灰頭土臉，滿身泥濘。一想到回家時奶奶看到玩瘋的我，她那眉頭緊皺的樣子，我便得意的笑了出來。就這樣一路玩耍到日落黃昏，才心滿意足地領著小鬼們回家。

以為能換來一頓責罵，沒想到只是作白日夢。奶奶瞧了瞧我，便輕輕點了頭，示意我到一旁換穿衣服再過來吃飯。我內心既是錯愕又是不甘。明明人家說「愛哭的孩子有糖吃」，淘氣的我卻得不到任何回應，甚至連一點責備也是癡心妄想。

難得一次四個人圍爐享用飯菜，我靜默不語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旁爺爺不停稱讚哥哥的書法寫得漂亮，連連強調「很讚」兩字。是啊，在兩老的眼裡，哥哥總是完美的，完美地掩蓋了我的存在，完美地遮住我僅有的微光。

這樣賭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某天，我出了個意外。揪了幾個小毛頭玩起兒戲，你追我跑，任意在馬路上奔馳、追逐。不料一腳踩空，撲通的掉進路旁兩公尺深的灌溉溝渠，還好夏天溝渠裡的水不深，只受了點皮肉傷，卻已驚嚇得放聲大哭。

孩子們慌慌張張地跑遠，隨後帶了幾個大人來，把我從溝渠裡撈了上來帶回家。雖無大礙，膝蓋上卻擦傷滲血，奶奶仔仔細細地替我包紮、上藥，只見一旁的爺爺鐵青著臉，狠狠的咒罵著三字經，指著我膝蓋擦傷說道：「查某囡仔要是留疤，怎麼嫁得出去」，這時我看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爺爺，眼眶裡似乎泛著一點淚光。

入睡前，腿上的傷隱隱作痛，不安感侵襲著我，輾轉難眠，一方面歡喜自己終於能被注意到，一方面感嘆自己只能用這樣方式引起注視，想到這裡，睡意便消散無蹤。披著厚重的棉被走出房間，我看見月色透過窗灑落在花崗岩地磚上，一道人影站在樓梯角落，是爺爺。

「快去睡覺，等傷口好一點，爺爺再帶你出去走走逛逛。」

突然眼淚不禁撲簌簌地滑落，原來自己一直被老人家用屬於他們的方式關愛著、注視著，而我卻躲在自己創造的閣樓裡孤芳自賞，在我埋怨他們，抱怨這裡一切的同時，自己卻沒真心打開心扉去接納他們，我突然看見自己最自私最醜陋的一面，好慚愧，好慚愧……

這個過年再度回到鄉下，六輕工業區的大煙囪依然轟隆隆排放著滾滾廢氣，天空仍是灰濛濛的，剛收成的地瓜田光禿禿的更顯寂寥，一片一片的荒蕪，無止境的延伸到海平面。遠遠就看到爺爺奶奶站在屋前廣場殷殷切切的等著我們，爺爺的背好似更駝了，奶奶的頭髮也更顯花白，車上的我眼淚又不禁撲簌簌地滑落，爺爺奶奶！你們的查某囡仔回來了。